奥玛为她的同胞对白人的低三下四而感到羞愧

13

巴拉克·奥巴马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感恩节的前一天,哈罗德·华盛顿死了。二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入学通知。之后,我决定去肯尼亚一趟。在去肯尼亚的飞机上,一个来自英国的白种年轻人,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境地:一个西方人,西方却不是他完整的家;一个非洲人,却是在前往一片充满陌生人的土地。

热点关注

非洲侍者更喜欢白人顾客

当奥玛和我坐在新斯坦利酒店的露天小餐馆里用午餐时,我趁机研究着这些旅行者。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德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拍着照片,招呼着出租车,挡开街头的小贩,他们许多人穿着旅行装,像是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在夏威夷,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朋友和我会嘲笑像这些人一样的旅行者,嘲笑他们的晒斑和他们苍白的、皮包骨头的腿,沉浸于我们明显的优越感的光芒中。虽然如此,这些在非洲的旅行者似乎没有那么滑稽。不知何故,我感觉他们是一种侵犯;我发现他们的无知隐约体现出他们的无礼。我想到,他们表现出绝对缺乏自我意识时,他们正在表达一种自由,那是奥玛和我从没有体验过的自由,从他们自己的狭隘主义中,流露出一种最低层的自信,那是生长在专横文化中的人才有的自信。

就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美国家庭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几张桌子前。两个非洲侍者立即跑了过去,他们的嘴巴笑得都咧到了耳后根了。因为奥玛和我还没有点餐,所以我开始对那两个还站在厨房边的侍者招手,因为认为他们肯定没有看见我们。他们好几次都避开了我的眼光,但是最后,一个睡眼惺忪的年长男人态度软化了,给我们拿来了两份菜单。不过,他的态度很不满,几分钟以后,他没有再回来的迹象。奥玛生气地绷着脸,我再次朝我们的侍者招手,当他再次过来帮我们写菜单时,他仍然沉默着。这时,那些美国人已经拿到了他们的食物,而我们却仍然什么都没有安排好。我偷偷听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金发女孩抱怨没有调味番茄酱。奥玛站了起来。"我们走。"她朝着出口走去,突然转过来,走回那个正冷漠地看着我们的侍者旁边。

"你应该对你自己感到羞愧,"奥玛颤抖着声音对他说道。"你应该感到羞愧。"那个侍者用斯瓦希里语粗暴地回答了奥玛。

"我不管你得养活多少张嘴,你不能像狗一样对待你自己的人。这里……"奥玛突然打开她的手提包,拿出一张皱皱的一百先令钞票,"你看看!"她大喊道,我付得起这些该死的食物。

她把那张钞票丢到地上,然后大步朝着街道走去。

奥玛为自己的同胞感到羞愧

"你还好吧?"我问她。

她点点头。"那真是蠢,把钱像那样丢掉。"她把手提包放在旁边,我们看着车来车往,"你知道,如果我跟另一个非洲女人在一起,我就不能进入任何酒店的俱乐部,"她最终说道,"那些'非洲警察'会把我们赶走,以为我们是妓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座办公大楼里。如果你不在那里工作,并且你是非洲人,他们会拦住你,直到你告诉他们你的身份。但是如果你和一位德国朋友一起,那么他们就会满脸堆笑。'晚上好,小姐,'他们会这样说。"奥玛摇了摇头,"那就是为什么不管肯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不管你能在这里买到多少东西,其他的非洲人都嘲笑它的原因。它是非洲的娼妓,巴拉克。"

我告诉奥玛她对肯尼亚太苛刻了,雅加达或者墨西哥市也有同样的事情——这只是经济上的一种不幸。但是当我们走回公寓时,我知道我的话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我怀疑,她是对的:不是所有在内罗毕的旅行者都是为了野生动植物来的。一些人来这里,是因为肯尼亚没有羞耻感地重建了一个年代,那样的年代里生活在国外土地上的白人舒适地躺在黑色种族的背上;也就是在基马蒂和其他愤怒的年轻人在索韦托、底特律或者湄公河三角洲地带开始发动街头暴动和革命猛攻之前的无知年代。在肯尼亚,一个白人仍然可以走过伊莎·丹尼荪的住所,想象着一位神秘的年轻男爵夫人的浪漫故事,或者在圣德勒玛酒店的吊扇下喝着酒,欣赏海明威的画像,画上的海明威在一次成功的狩猎后微笑着,周围是面色铁青的苦力们。不用感到恐惧或者内疚地得到一个黑人的服务,对汇率感到惊奇,留下小费;如果看着酒店外患麻风病的乞丐,让他感到不舒适,他总是可以立即有办法弥补。毕竟,黑人统治已经来了。这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只是游客。

我见到了陌生的亲人们

那个夜晚,我们开车向东前往卡瑞亚科,一座随意建造的综合公寓大楼。月亮躲到了厚厚的云层后面,天空开始下起了毛毛雨。当我们在黑暗中爬楼梯时,一个年轻人从我们身边经过,走进坑坑洼洼的人行道,消失在夜色里。走了三段楼梯后,奥玛推开了一扇微开着的门。

"巴里!你终于来了!"

一个褐色脸庞的矮壮女人,神色欢快,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腰。在她后面大约有十五个人,他们所有人都朝我笑着挥手,像是一群参加游行的人。那位矮壮的妇人抬头看我,眉头皱了起来。"你不记得我了,是吗?""我……"

"我是你的简婶婶。是我打电话告诉你,你父亲的死讯。"她笑了起来,拉起我的手来。"你必须见见这里的所有人。泽图尼你已经见过了。这是……"她说道,把我带到一位穿着绿色图案裙子的老妇人前,她面容端庄,"这是我的嫂嫂,凯丽亚。她是奥玛和罗伊·奥巴马的母亲。"凯丽亚握起我的手,念着我的名字,间或说着一些斯瓦希里语。"她说,她的另一个儿子终于回家了。"简说道。

"我的儿子,"凯丽亚用英语重复道,点点头,拥抱了我,"我的儿子回家了。"

我们继续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和婶婶、姑姑、表亲、侄子和侄女一一握手。每个人都惊喜而愉快地欢迎了我,却没显出什么尴尬,仿佛第一次见到一位亲戚是一件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我给小孩子带来了一包巧克力,大人们试着对他们解释我的身份,他们都有礼貌地围在我身边看着我。我注意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男人,他靠墙站着,脸上带着一种警惕的表情。

"那是你的弟弟,"奥玛对我说道,"伯纳德。"我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我们握了手,仔细端详着彼此的脸。我发现自己找不到话说,但还是问他过得怎样。

"我想,很好。"他轻声地回答道,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介绍结束后,简把我推到一张小桌子前,上面放着咖喱羊肉、炸鱼、羽衣甘蓝叶和米饭。吃饭的时候,人们问我在夏威夷的每个人的事,我试着对他们讲述我在芝加哥的生活,以及作为一名组织者的工作。他们礼貌地点点头但是似乎有点困惑,于是我提到秋天我将去哈佛学习法律。

"啊,这真好,巴里,"简边吮吸着咖喱骨头边说道,"你父亲曾在这个学校学习,哈佛大学。你会让我们都感到骄傲,就像他一样。你看看,伯纳德,你必须像你的哥哥一样认真学习。"

"伯纳德想要成为一名足球明星。"泽图尼说道。我转过头看着伯纳德。"真的吗,伯纳德?"

"不,"他说道,对他引起关注感到不舒服,"我只是过去常常踢。""好吧……也许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踢。"他摇了摇头,"我现在喜欢打篮球,"他认真地说道,"像魔术师约翰逊。"

那顿饭后,人们最初的兴奋不见了,孩子们坐在一台黑白大电视前,看着电视上播放总统的宏伟事迹:总统开办了一所学校;总统谴责外国记者和各种共产主义事件;总统鼓励国家遵循恩亚尤之路——"前进的脚步"。我跟着奥玛去看公寓的其他部分,那是两间塞满了老旧床垫的房间。

"这里住了多少人?"我问道。"我现在不太确定,"奥玛说道,"人数不断在变。简不知道怎样拒绝别人,因此任何搬到城里或者失业的亲戚就都住到了这里。有时他们会呆很长时间,或者他们把孩子留在这里。老爷子和我妈妈把伯纳德留在这里很久。简实际上抚养着他。"

"她负担得起吗?"

"事实上她负担不起。她有一份话务员的工作,那并没有多少钱。虽然如此,她并没有抱怨。她无法有她自己的孩子,于是她照顾其他人的孩子。"

在电讯营业厅,黎志坚查到余建设死前曾和人通信过

2

刘国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一幅拆迁底层影像,一件拆迁命案,一个替夫伸冤的东北烈女,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

[上期回顾]

老白党胡同拆迁工程中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叫余建设,因为觉得拆迁补偿不合理,余建设装了一袋子炸药放进家里,并放出口风随时准备和老宅同归于尽。然而拆迁之前发生了一起爆炸,他被炸死在家。滨江午报派遣社会新闻部的首席记者黎志坚报道此事,黎志坚展开了调查。

现实社会

女苦主的身世

黎志坚见到老刁,未及说话先击掌。

七十二蹬居民与海查干人吵过,上访过,结果生猪黑市场愈做愈大。五天前,他们遭到了海查干人的暗算,七十二蹬小区临街的楼房遭到枪击。晚九时到次日凌晨三时之间,大约十几杆隐蔽在拆迁区域内的高压汽枪,从不同角度向楼房射击,谁家亮灯就打谁家的黑枪。胆战心惊的一夜过后,居民们统计受损情况,清点出被汽枪铅弹击碎或击出洞的玻璃九十余块,一部分居民养在阳台上的花和鸟罹难。罹难的还有狗。

隔日,黎志坚的重磅新闻见报。

报道引题为:拆迁公司办黑市场收割头税坐地发财;主题:老白党胡同惊现垃圾猪注水加工流水线;副题:每日数以吨计黑心肉上市民餐桌。

报道引发的社会震荡,超出了午报高层和黎志坚的预期。最大的震荡发生在塞城肉类市场,三天中间,生猪肉价格下跌,销量走低。在此期间,工商、检疫、公安三部门联手行动,一举打掉老白党胡同生猪屠宰黑窝点。有关部门又派员分赴塞城百余生猪肉销售网点,紧急排查注水垃圾肉。七十二蹬小区物业、业主委员会给午报送匾:与猪共度不眠夜,铁肩担来晴朗天。

黎志坚春风得意,遗憾的是采访时受了伤,从余建设家墙上跳下来的时候,裆间被墙头上的玻璃割破了一条。伤口化脓了,低烧,他不得不去医院挂水。

从报社到医院要穿过一条拥挤的巷。这条巷叫做红军巷,巷子的一端是火车站,另一端是省市公检法的信访接待部门。因此,红军巷是上访者的集散地。巷子里有一个小广场,常有蒙冤者在那里造势作秀。今天鸣冤作秀的是两名女子,一名跪着,一名站着念材料。厚厚的人墙挡着,黎志坚看不清两个女子的面相,但念材料女子的声音耳熟,把大哥读成大狗,似乎是艳姣。他没有马上走,买了张报纸看,如果读材料的女子真的是艳姣,那么用报纸遮一遮脸。听来听去,材料的内容也熟,似乎与余建设命案有关。

大哥大姐们、大爷大娘们、良心还热着的人们,请你们记住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这一天有一个忠厚善良的塞城人被海查干黑帮害死了!一夜之间沦为寡妇的妻子,带着弱小的女儿踏上漫漫上访之路,官员的漠视、警察的冷淡、保安的喝斥、流氓的骚扰压不倒她;女儿的走失、经济上的拮据,不能动摇她为夫伸冤的决心。在场各位中的任何一位,只要提供爆炸杀人案的线索,我代言的苦主必有酬谢,没有钱,但有血肉之身。各位叔叔大哥,我代言的苦主可以为证人生孩子、可以为证人献器官,也可以为证人做性奴隶。在场的各位,卖身葬父、舍命殉夫的烈女佳话,正由我代言的苦主演绎现代版。

演讲结束,人墙散去,念材料的果然是艳姣,跪着的竟然是贝贝!他连忙用报纸遮脸。

贝贝和艳姣都是走台小姐,昨晚他和老同学杜平凡到红袖添香谈事情,黎志坚的妻子肖庆芸在笨狗街开了家汽车旅馆,因为肖庆芸私自扩大经营,工商部门给肖庆芸送来了限令整改通知单,要她关闭店中店,并缴纳一大笔罚款。肖庆芸在电话中表示:店中店可以暂时关一关,但罚款不能交。交罚款很没面子,她宁可用比罚款多几倍的钱去行贿。于是叫他来找杜平凡,杜平凡在临江区工商局市场科任科长。一到红袖添香,杜平凡就找了她们两个来陪酒。

事情搞定后,杜平凡带着艳姣走了。让黎志坚送贝贝回家,在路上,贝贝说了她的身世。贝贝是农家女,出生在巴彦苏苏。她家子女不多,只有她和她哥哥两个。她哥哥嗜酒,酒后打架骂人有时还偷偷摸摸。那一晚她哥哥在镇里喝多了,小偷小摸发展成为大偷大摸,牵走了镇畜牧站的两头试验用牛。案发后,不下十几名司法掮客到她家诈骗。酒后偷牛未遂的小案子,掮客们说得血淋淋的吓人:实验用牛啊!牛肉有价,科技无价。她父亲把房子和宅地卖了,又借了高利贷,六万块钱交给掮客去捞人。半个月后,她哥哥好模好样地回来了,除了踢屁股没挨其它打。随后进家门的是高利贷主。债主逼债一打二抢,几天后爹妈病了家空了,正读初中的她只好辍学流落到塞北市谋生。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但是贝贝怎么会跟余建设有关系呢,难道她就是贺小贺?

余建设死前的通信记录

钉子户的带头人有三名,一把手是余建设,二把手叫钱柜,三把手叫汪革新。余建设死了,钱柜近来去向不明。在察哈尔街,黎志坚召集钉子户们到一间茶房开调查会。

话题自然转向余建设。

余建设好,人缘好,是老白党胡同手工作坊小老板中的大哥大。吃的方面他生冷不忌、穿的方面肥瘦皆宜,但找对象方面很挑剔,要漂亮的。邻里们为他四处选美,但选来的美女都不合他的意,他要非常漂亮的。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等来了非常漂亮的贺小贺。几位邻居大娘对他的婚姻选择很不满意,指出贺小贺历史上不是很磊落,据考证她就是红袖添香的贝贝。他哈哈大笑,说:她才十九岁,有什么历史?她的历史应该从嫁给我之后开始写。

大娘们说:我们说这个是为你好。余建设说:为我好就别再说这个。

黎志坚心中一紧:贝贝果然是贺小贺。

钉子户们说到了余建设之死。余建设之死,是钉子户和拆迁办、海查干人抗争过程中,由强势到弱势的转折点。余建设死了,钱柜不见了,联络小组三位领导中只剩下一个善于夸夸其谈但不善于思考的汪革新,钉子户固守家园的统一行动,由于失去指挥和联络而变成各自为政。针对钉子户的各自为政,海查干人各个击破,一日迁走三到五户,一周内迁走了大部分,再过一周钉子户一扫而光。杀害余建设撵走钉子户,两件事情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海查干人杀死余建设的首要疑点。

调查余建设命案,贺小贺是瓶颈。

他打算与贺小贺面对,从准嫖客到大记者,这个身份转变过程如果完成得不好,将会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贺小贺从农家碧玉到酒楼小姐,从酒楼小姐到良家主妇再到酒楼小姐,年纪虽小却阅尽人间,被她贴到身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暂时躲一躲贺小贺,首先进行余建设命案的外围调查。接触钱柜、查询炸药的出处、寻找余建设的手机,查询通话记录。

在生产资料供应公司,黎志坚了解到,该公司从未经营过炸药零售业务,他们的库存炸药无失窃记录。在电讯营业厅,他查询了余建设的手机通话记录,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时,也就是爆炸案发生前十五分钟,曾经和一部本地小灵通通话并发了一条短信息,此后再无通话记录。他查访了第一时间到达余建设命案现场的110民警,走访了为余建设清理尸体的两位农民工,他们均称没有在爆炸现场见到余建设的手机及零件。寻找钱柜的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钱柜目前在地条钢街,开了一个叫做钱柜旺铺的黑白铁加工厂。

在调查会上,汪革新曾提到过,忍者帮用地条钢街的一块地皮引诱过余建设,汪革新不知道,忍者帮也向钱柜进行过同样的引诱。海查干拆迁公司老总姓梁,叫梁洪烈。十几年前,梁洪烈与其堂弟梁洪畴在海查干非法组织了一个复仇公司,该公司的打手们手腕上都文着忍字,故当地人称该公司为忍者帮,称打手们为忍者龟,称二梁为龟头。

事情发生在余建设命案的前一天。梁洪畴把钱柜找到拆迁公司分指挥部,向钱柜提出交换条件,然后开着车拉着钱柜到地条钢街,让钱柜在那块地皮上站一站。那块地皮不是一块空地皮,有围墙有厂房,水电设备齐全,钱柜搬进来就可以发财。钱柜说:明天早上听我回话。梁洪畴说:今晚上和余建设商量商量?钱柜说:和老婆。当夜,余建设老宅发生爆炸案。第二天一早,梁洪畴给钱柜打电话,说:昨晚和余建设商量得怎么样,你们两个有没有一致的结果?钱柜说:搬,梁二哥我搬。梁洪畴说:好,我给你安排搬家的车。